

儿童文学大家
曹文轩
鼎力推荐

第二部 / 肖定丽 著

永远的小豆子

中国版《窗边的小豆子》



作家亲历的生活，不一样的童年故事，带给你震撼心灵的感触……

第二部 / 肖定丽 著

永远的小豆子

中国版《窗边的小豆子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的小豆子. 第二部 / 肖定丽著. —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-7-229-04199-1

I. ①永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9639号

永远的小豆子. 第二部
YONGYUANDE XIAODOUZI . DIERBU
肖定丽 著

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美术编辑: 慕 蓓
责任校对: 于 桑
封面设计: 锋上堂创意
版式设计: 青鸟意讯艺术设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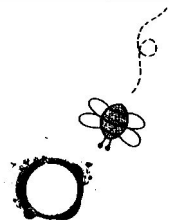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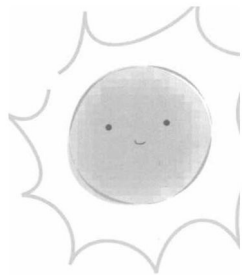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5
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04199-1
定价: 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

第一章	月夜，跟爸捕鱼	[5]
第二章	天下美味儿	[13]
第三章	磨道里，谁在前面	[21]
第四章	我的梦	[29]
第五章	虫子和新娘子	[37]
第六章	背着小鬼儿去上学	[45]
第七章	五块钱和童话书	[51]
第八章	仙女大姐回来了	[59]
第九章	陪弟弟一起哭	[67]
第十章	掉进了冰窟窿	[75]
第十一章	偷吃了供品	[83]
第十二章	学费	[91]
第十三章	烤出来的好吃的	[99]
第十四章	被老鼠拉跑的肉	[107]
第十五章	梁上的燕子	[113]
第十六章	夏日炎炎好洗澡	[121]
第十七章	学骑自行车	[129]
第十八章	打枣记	[137]
第十九章	小安的裤子	[143]
第二十章	有书不会饿	[149]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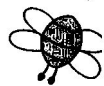


爸最爱逮鱼了。

夏日的雨天，他从外面扛着铁锹回来，铁锹把儿上挂着一串鲫鱼，用一根柔韧的长草穿着，放进水盆里，鲫鱼马上甩着尾巴游起来。

妈问：“哪儿来的鱼？”

爸说：“昨天下雨，我怕田埂豁了口，去瞧瞧水跑没。忽然听见身后秧田里呼啦呼啦响，什么响啊？在流水吗？退回去一看，是条大鲫鱼在游，水浅，游着游着它就游不动了。我卷卷裤脚，过去两手一摁就抓住了。刚抓住它，发现前面还有两





永远都是小豆子

条在游，那里的水深些，不过它们可都跑不了。我拿草把这条穿住，就去逮另外两条。逮完这两条，还有，我还逮，你看，就逮了这一串子。”

“鱼怎么跑到秧田里了？”妈问。

“昨天晚上下雨，池塘下满了往外溢，池塘里的鱼就跑到秧田里了。本来还有条鲶鱼，好长的胡子，张着大嘴游，我一抓它一蹿，我一抓它一蹿，结果又给跑进池塘里，太滑。”

“真可惜，鲶鱼没刺，群吃着才好呢。”妈说。

弟弟群爱吃鱼，可不会吐刺，鲶鱼不用吐刺，它就根直骨头。

三姐把鱼收拾干净，上午做油煎鱼，放上辣椒和韭菜，香得要命，好吃得要命。

如果天下雨，不能干活儿，爸就扛着鱼网去逮鱼了。回来后，他的鱼篓里准有满篓的鱼，用两只盆才能放得下。缺水半天的鱼浇上水，都你挤我我挤你地游起来。里面有鲫鱼，有鲢鱼，有叽叽叫的泥鳅，有长胡须的虾。虾身子一弓一弓的，谁要动它，它就用头上的尖刺刺谁，用细细的夹子夹谁。群爱扯虾的长胡须，急得虾拼命抖身子，把胡须都抖断了。

妈把鱼煎好，放在太阳下晒干，然后收进气死猫里吊在房梁上，一家人慢慢吃。干干的煎鱼煮好后，放上葱蒜姜，鱼肉咬在嘴里嚼啊嚼，筋道得很，香得不得了。不过，我最爱里面放韭菜，还爱喝鱼汤。鱼汤拌进米饭里，真好吃啊！沾上鱼汤的米粒，比白米饭好吃三倍半。





花猫天天望着放鱼的气死猫馋得喵喵叫，想尽各种办法都够不着。吃鱼的时候，花猫能吃到鱼尾巴、鱼头。得到只大点儿的鱼头，它都会兴奋得呜呜叫，叨到高高的墙头上去吃，因为狗虎子老是抢它的鱼头。虎子没有猫会吃鱼，会卡到嗓子，喀喀喀地咳嗽。猫在墙头上，用红舌头舔着嘴笑话它：喵喵喵，你这条笨狗！

看见我们都那么爱吃鱼，爸就更爱逮鱼了。隔段时间不逮鱼，他就着急。

那天晚上，刚吃过晚饭，爸喊我说：“小豆子，跟我一块去捕鱼。”

爸已经把鱼网扛在肩头。

我不想去，我害怕，哼唧着不肯挪脚。为什么不喊三姐去呢？我回头去找三姐，三姐已经躲到厕所里，假装上厕所。她也怕呢。

“快走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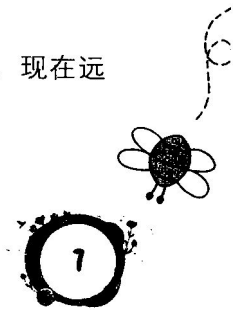
爸一下把鱼篓挂在我脖子上。

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，星星在高远的天空闪烁。村里的人都睡了，我们正离开村子，到远处的野塘里去捕鱼。

“白天我都看见鱼跳了。”爸跟我说。

我心里想，讨厌的鱼，不好好地在水里游着，偏偏跳起来让爸看见，害得我胆战心惊背鱼篓，抓住你活该倒霉。哼，大笨鱼！

水塘在远处闪着幽幽的白光，白天那么大的水塘，现在远





永远都是小豆子

远望去只有窄窄白白的一道。

路上，四周都是高高的玉米地，还有更高的红麻地，白天都是绿油油的，现在却全是黑乎乎的，让人害怕，不敢朝里面看。无数个鬼都藏在里面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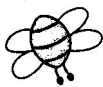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野塘边，爸爸浸湿网，让干干的网有些分量，再用力撒下去。爸爸的鱼网不是撒的网，是用两根竹竿穿在网两边的那种半月形的捞网。网撒到水里，爸爸用两根竹竿往网里赶鱼，哗啦哗啦，有节奏地赶着，赶得很快，把大大小小的鱼都圈起来，赶进网里，然后挑起网来。

第一网下去，捕到几条小鱼，爸爸把网里的小鱼和水草熟练地抖到地上，我急忙去摁住蹦蹦跳跳的小鱼，把顽皮的它们放进鱼篓里。正装着鱼抬起头，爸已经往前走，去撒第二网了。还有鱼在地上蹦呢，我的心里就急起来，害怕旁边的庄稼地里蹦出一个鬼来，心咚咚跳着飞跑到爸身边。

第二网又挑起来，水顺着两根竹竿往下流淌，把爸绑在腰里的麻布片都浸湿了。爸挑得很用力，他欣喜地说：“咦，逮住大家伙啦！”

果然，网里有一条扭来扭去的大乌鱼，爸怕我摁不住，自己把手探进网里抓住乌鱼，不管它怎么拼命拍打着尾巴，硬把它塞进我背着的鱼篓里。乌鱼的劲儿真大，在鱼篓里还在噔噔跳。我用手捂住鱼篓口，怕它冲出来。

捕完一个水塘，又去另一个水塘，因为爸觉得鱼捕得还不够多。我多盼望爸一网下去把鱼篓装得满满的呀，那样，我们





就能马上往家赶了。又盼着爸累了乏了收网回家。

然而，爸爸捕鱼的兴致却越来越高，向前迈动的步子那么有力。

月亮在前面带路，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水塘。夜鸟被我们的脚步惊动，啪地飞起，把我的魂也吓得飞起来。这时，起风了，地里的玉米叶子互相碰撞，沙啦啦响，我走在爸的前边也害怕，走在爸的后面也害怕。

“爸，这么晚了，鱼都睡觉了吧？”我对爸说，声音都有些变调。

“别说话，鱼听见了就不往网里钻了。”

爸压低嗓门说话的声音也让我害怕，我想扯住爸的衣角，又不敢，怕爸说我胆小鬼儿碍事儿。

乌云飞快地从月亮上划过。乌云哪，可不要把月亮盖住了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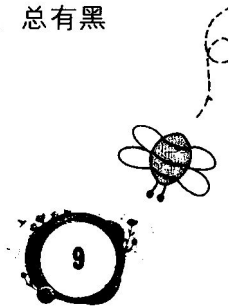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去了几个水塘呢？水塘啊，都快藏起来吧！

一会儿，爸问我：“瞌睡了吧？”

我赶快答：“嗯。”

我盼着爸说，好吧，我们回家。可爸什么也没说，他只是随便问一句。

我又累又困，不停地拾鱼，一会儿跑到爸的前面，一会儿跑到爸的后面，啪哒啪哒不停地跑，爸走路快极了。但这些都比不上心中的害怕，越害怕四周，却又越想往四周看，总有黑影子在不远处闪现。





永远都是小豆子

鱼篓里已经有半篓鱼，沉甸甸的，勒得我肩膀痛。爸用手试试重量，问：“沉不沉？”

“沉。”我回答。

爸为什么不问我“怕不怕”呢？我一定赶快回答：“怕。咱们回家吧！”

爸不问。不把鱼篓装满，他不打算回家。

爸一定听出来我声音里的不愿意，便把鱼篓从我身上取下来，挂在他的肩上。没了鱼篓，我轻松多了。

爸终于说：“好，这网下去不管捕上来多少，我们就回家。”

最后一网，还有不少的鱼呢。不过，这次爸没有把网里的鱼抖到地上让我捡，而是抖啊抖，把鱼卷到网边，他自己很轻松地把鱼拣到腰间的鱼篓里。

我看着爸想，爸完全可以自己把鱼放进鱼篓里，为什么非要带着我一块出来呢？莫非爸也害怕鬼吗？

回家的路上，月光又明亮起来，比我们临出门时还明亮。我一直跑在爸的前面，爸有力的脚步紧随着我。我不那么害怕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妈把鱼都煎了。在宰鱼的时候，妈说：“哎哟，这条鱼的鱼籽好大呀！”

鱼籽是我们小孩都爱吃的，又香又面，还没有鱼刺。妈把两大块鱼籽拌上面粉煎得黄澄澄的，一粒粒小小圆圆的鱼籽挤成团儿，好看极了。鱼籽平常都是给群吃的，因为昨晚是我跟





爸去捕的鱼，妈特意给我一大块鱼籽吃。我舍不得吃，把鱼籽放在碗边，想等到把饭吃完，最后再来享受这块鱼籽。

群飞快地吃完了他的那块鱼籽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碗里的，我赶快用米饭把鱼籽盖住。

爸忽然说：“小孩不能吃多了鱼籽，那样就不会数数儿了，算术会不好。”

爸脸色严肃地望着我。

是吗？要是我吃了鱼籽不会数数儿，那可怎么做算术作业，怎么考试呢？

我正犹豫着，爸将我碗里的鱼籽夹了过去，放进了群的碗里。

群啊呜将鱼籽咬在嘴里，大吃大嚼，鼓着嘴巴对我得意地笑。

我愣住了。

爸严肃的脸换成笑脸对群说：“咱们哄小狗的。”

他们合伙骗我！

我一定不是爸妈亲生的！

我是捡来的！

“你是一瓢秫面换来的。那天，有个讨饭的，搂着个瘦小孩儿，快饿死了。你妈挖一瓢秫面给要饭的，要饭的就把你给了你妈。”

爸这么跟我说过。

我问妈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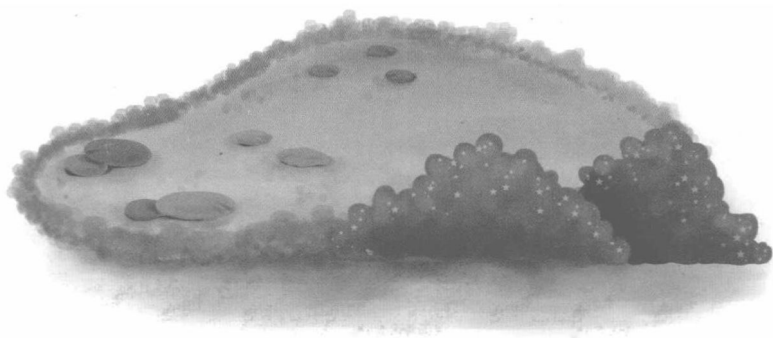
永远都是小豆子

妈看我怪难受的，就说：“你这小鬼儿，啥都信，傻子！”

可是，如果我是亲生的，为什么我的鱼籽要骗去给群吃呢？

“那是爸的宝贝蛋。”三姐悄声跟我说。

哼，下次让爸的宝贝蛋跟他去捕鱼吧，别找我倒霉蛋小豆子！





我们家的馒头为什么要放进气死猫里，吊在房梁上呢？是为了防我们这些小孩。妈说我们小孩子的肚子里有掏食虫，吃进去的东西都被掏食虫偷掉了，眨眼就饿。所以不能让我们吃那么多东西，吃多了等于喂了掏食虫。

为什么不吃打虫糖把肚子里的掏食虫弄死呢？那样，我们小孩就不会饿了。

三姐说：“你真傻，不是真的有掏食虫。掏食虫啊，就是我们小孩自己。”

馒头要留着给干重活的爸吃。小孩又不干重活，吃饱就





永远都是小豆子

行了。可是，稀饭吃到肚子里，很快就消化了。面条吃到肚子里，也很快就没有了。如果是米饭和馒头吃到肚子里，就饿得慢些。我们最爱吃馒头，白白的馒头，带着黄澄澄的焦，嚼起来不知道有多香。要是配上妈腌的咸蒜，那才好吃呐。或从坛子里掏出妈腌的一根长长的蒜薹，咬一口馒头就一口蒜薹，嗯，好好吃哟！

妈最会腌咸鸭蛋，腌的咸鸭蛋煮好，切成四牙儿，或者是六牙儿，蛋黄腌得黄澄澄的，一歪就能流出红红的油来。看见那红油，我的口水也会跟着流出来。不过，咸鸭蛋都是给客人吃的，我们小孩难得吃到。

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完整的咸鸭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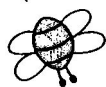
鸡蛋呢，也只有过端午节才能吃到。那时候煮鸡蛋，里面放上艾叶，会把鸡蛋煮得壳儿绿绿的，很好看，也很结实。我们小孩儿拿着鸡蛋互相碰，看谁的先破。谁的鸡蛋最后破，就算谁赢。在煮鸡蛋的时候，妈会在锅里放几头大蒜，煮得面面的让我们小孩吃。蒜是淡的，没味儿，不好吃，可我们都吃。妈说吃了端午节煮的蒜，一年不生疮。我们太容易生疮了，所以都不想生疮。

平常的日子，小孩儿从来吃不到鸡蛋。

过生日那天，我实在馋得不行，想了好久，才试探着问妈：“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能不能给我煮个鸡蛋吃呀？”

明明知道妈准不会答应的，还是企盼着能得到一个。

妈果然说：“哎哟，小豆子，你的胡子还没白吗？还过生





日呢！”

我只不过才八岁，难道很老了吗？八岁难道就不能过生日了吗？那我七岁生日怎么也没煮鸡蛋吃呀？我六岁的生日鸡蛋在哪里？我好像一辈子都没吃过生日鸡蛋。什么胡子白呀，我难道是男孩吗？群过生日都有鸡蛋吃，我猜想群就算胡子白了也会有煮鸡蛋吃。哼！

我盯着鸡蛋篓子生气。

妈跟三姐在剪鞋样儿，妈头也不抬地对我和三姐说：“跟你们说呀，小肖庄有一个媳妇啊，嘴可馋啦。家里的鸡下的蛋本来是拿去换油换盐的，她呢，就想偷吃一个。趁公公婆婆出去串门儿，她就在家自己偷偷地煮鸡蛋吃。可刚刚剥好鸡蛋皮儿，公公婆婆回家来了。怎么办呢？她一急，把整个儿鸡蛋都塞进嘴巴里藏着。婆婆看见她嘴巴里鼓鼓的，问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她张嘴想说瞎话儿，鸡蛋咕噜钻进了嗓子里，吐不出来，也咽不进去，就这么瞪着一双大眼睛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三姐问。

“死了呗。”妈说。

哎哟，被鸡蛋噎死了，那可真丢脸。

我跑去找多多，讲这个故事给她听。

多多说：“真傻。”

“傻？”

“那个媳妇傻呀。为啥要煮熟吃呢？生着吃嘛，就噎不死了。”





永远都是小豆子

“生着吃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对呀。把生鸡蛋磕个洞儿，一吸，鸡蛋一滑就跑进肚子里了，一点都噎不着。”

我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喝过生鸡蛋吗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！我过生日那天，妈不给我煮鸡蛋，我正好在树下捡了个鸡蛋，又白又大，我在石头上碰破，呼噜喝下去，还热乎乎的，是母鸡刚下的呢！”

多多满脸的自豪。

鸡蛋是很好吃，但一想到生鸡蛋的样子，呃，我可吞不下去。

当天夜晚，我正睡觉，妈把我摇醒说：“小豆子，快起来，我们得去抢水！”

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妈往外跑。又不渴，抢什么水啊？

今天夜晚没有月亮，外面黑黑的，妈打着手电筒，我在后面跟着，手电筒的光在地上摇摇晃晃。

妈说，上面的大渠里放水了，干得只剩下塘底的水塘放来好多水，庄上的人抢着要连夜把池塘里的水都用笆斗摇到稻田里。天已经干很久了，稻田里缺水缺得厉害，再不上水，秧苗会干死的。如果我们不快点抢水，水都会被人家抢走。

我跟妈赶到田边，三姐正在跟爸摇水，爸说三姐的手连二两劲儿都没有。三姐正发着烧，站都站不稳。妈让三姐快回家躺着去。爸要跟庄上人轮班去大水渠守着抽水机，也急急地离

